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二十一下

詳校官編修_臣李潢

編修_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助教_臣金學詩

校對官助教_臣黃昌禔

謄錄監生_臣李崇實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卷一百二十一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三十四下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高祖曷漢明帝時以儒學自代郡徵至河東安邑卒因賜所亡地而葬之子孫遂家焉父覲魏尚書瓘年十歲喪父至孝過人性貞靜有名理以明識清允稱襲父爵閭鄉侯弱冠爲魏尚書時

魏法嚴苛母陳氏憂之瓘自請得徙爲通事郎轉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踈甚爲傳嘏所重謂之寧武子在位十年以任職稱累遷散騎常侍陳留王即位拜侍中持節慰勞河北以定議功增邑戶數歲轉廷尉卿瓘明法理每至聽訟小大以情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給兵千人蜀既平艾輒承制封拜會陰懷異志因艾專擅密與瓘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會遣瓘先收艾會以瓘

兵少欲令父殺瓘因加父罪瓘知欲危已然不可得而
距乃夜至成都檄父所統諸將稱詔收父其餘一無所
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雞
鳴悉來赴瓘唯父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
入至成都殿前父卧未起父子俱被執父諸將圖欲劫
父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僞作表草將申明父事諸
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乃悉請諸將胡烈等因執之囚
益州解舍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內外騷動人情憂

懼會留瓘謀議乃書板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瓘不許因相疑異瓘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吾當後出瓘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辭眩疾動詐仆地比出閣數十信追之瓘至外解服鹽湯大吐瓘素羸便以困篤會遣所親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

所憚及暮門閉瓘作檄宣告諸軍諸軍並已唱義陵旦
共攻會會率左右距戰諸將擊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
會繞殿而走盡殺之瓘於是部分諸將羣情肅然鄧艾
本營將士復追破檻車出艾還向成都瓘自以與會共
陷艾懼爲變又欲專誅會之功乃遣護軍田續至綿竹
夜襲艾於三造亭斬艾及其子忠初艾之入江油也以
續不進將斬之既而赦焉及瓘遣續謂之曰可以報江
油之辱矣事平朝議封瓘瓘以剋蜀之功羣帥之力二

將跋扈自取滅亡雖運智謀而無塞旗之効固讓不受除使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事鎮西將軍尋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增封菑陽侯以餘爵封弟實開陽亭侯泰始初轉征東將軍進爵爲公都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加征東大將軍青州牧所在皆有政績除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至鎮表立平州後兼督之于時幽并東有務桓西有力微並爲邊害攏離間二虜遂致嫌隙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

憂死朝廷嘉其功賜一子亭侯瓘乞以封弟未受命而
亡子密受封為亭侯瓘六男無爵悉讓二弟遠近稱之
累求入朝既至武帝善遇之俄使旋鎮咸寧初徵拜尚
書令加侍中瓘性嚴整以法馭下視尚書若參佐尚書
郎若掾屬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敦煌索靖
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
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太康初遷司空侍中令
如故為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武帝勅瓘第四子宣尚

繁昌公主瓘自以諸生之冑婚對微素抗表固辭不許
又領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以日蝕瓘與太
尉汝南王亮司徒魏舒俱遜位帝不聽瓘以魏立九品
是權時之制非通經之道遂與太尉亮等上疏乞復古
鄉舉里選之法武帝善之卒不能改惠帝之爲太子也
朝臣咸以純質不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
發後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
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

座可惜帝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瓘於此不復有言
賈后由是怨瓘宣尚公主數有酒色之過楊駿數與瓘
不平駿復欲自專權重宣若離婚瓘必遜位於是遂與
黃門等毀之諷帝奪宣公主瓘慙懼告老遜位乃詔進
位太保以兵就第給親兵百人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
掾屬及大車官騎麾蓋鼓吹諸威儀一如舊典給厨田
十頃園五十畝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簾褥主者務令
優備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瓘位詔不許帝後知黃

門虛構欲還復主而宣疾亡惠帝即位復瓘千兵及揚
駿誅以瓘錄尚書事加綠綬綬履上殿入朝不趨給
騎司馬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遣諸王還藩與朝
臣廷議無敢應者惟瓘贊其事楚王瑋由是憾焉賈后
素怨瓘且忌其方直不得騁已淫虐又聞瓘與瑋有隙
遂謗瓘與亮欲行伊霍之事啓帝作手詔使瑋免瓘等
官黃門齎詔授瑋瑋性輕險欲騁私怨夜使清河王遐
收瓘左右疑遐矯詔咸諫曰禮律刑名台輔大臣未有

此比且請距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也瓘不從遂與
子恒嶽裔及孫等九人同被害時年七十二恒二子璟
玠時在醫家得免初杜預聞瓘殺鄧艾言於衆曰伯玉
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居總率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
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
俟駕而謝終如預言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歲
餘而及禍太保主簿劉繇等冒難收瓘而葬之初瓘爲
司空時帳下督榮晦有罪瓘斥遣之及難作隨兵討瓘

故子孫皆及于禍楚王瑋之伏誅也瓘女與國臣書曰
先公名謚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
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於是繇等執黃幡撾
登聞鼓上言其事并列榮晦罪狀請加族誅詔從之朝
廷以瓘舉門無辜受禍乃追瓘伐蜀勲封蘭陵郡公增
邑三千戶謚曰成贈假黃鉞恒字巨山少辟司空齊王
府轉太子舍人尚書郎祕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恒善
草隸書爲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

頤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覩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
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
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
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
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曰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
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
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
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

文絕矣漢武帝時魯共王坏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
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
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
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
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
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
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悅之故竭愚
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

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
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
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
邱墳歷代莫發真僞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
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
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傍雲委蛇而上布星
離離以舒光禾卉萃尊以垂穎山嶽嵯峨而連崗蟲跂
跂其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

和體均發止無閒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
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
森爾下頽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
翩翩或縱肆阿邴若流蘇懸羽靡靡縣縣是故遠而望
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
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元
覲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
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

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
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
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
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上人
程邈爲衙獄吏得罪始皇乃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
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減損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
皇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
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

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五
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
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
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
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
爲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二篆諸
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
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畧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

大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
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
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頡循聖
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鍼
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復身頽若黍稷之垂穎蘊
若蟲蛇之焚緼揚波震擊鷹跼鳥震延頸脅翼勢似陵
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絲凝垂
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

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羣游駱驛遷延逼而視
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擣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
離婁不能覩其卻閒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
翰處篇籍之首目粲斌斌其可觀摘華艷於紉素爲學
藝之範先喜文德之弘懿愠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瀕
仰舉大畧而論旃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
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
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

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雇觀者以讐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洛陽令而以爲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祕書以勤書自効是

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
以爲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象鵠宜爲大字邯鄲
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
鵠弟子毛弘教於祕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
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
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少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
於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
簡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

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
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蛩蠶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
折脩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
錯落其間若鐘虞設張庭燎飛煙蘄蘄截塞高下屬連
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
之心亂目眩竒姿詭譎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
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
覩將祕奧之不傳耶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漢興

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
篇後有崔瑗崔實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
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
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
黑下筆必爲楷則號惓惓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
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
有姜孟頴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
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

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
比崔仲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閭張超亦有名然雖與
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
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
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
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畧應時諭指用於卒迫
兼功并用愛曰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
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

鳥峙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黥黥點點狀似
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慄若據
槁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蟬揭枝絕筆收勢餘縱糾結若
杜伯捷毒緣巖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隴
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
從宜畧舉大較髣髴若斯及瓘爲楚王瑋所構恒聞變
以何劭嫂之父也從牆孔中詣之以問消息劭知而不
告恒還經厨下收人正食因而遇害後贈長水校尉諡

蘭陵貞世子二子璪玠璪字仲寶襲瓘爵後東海王越
以蘭陵益其國改封江夏郡公邑八千五百戶懷帝即
位爲散騎侍郎永嘉五年沒於劉聰元帝以瓘元孫崇
嗣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
衆顧吾年老不見其成長耳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
爲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雋爽有
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
與玠同遊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及長好言元理其

後多病體羸母常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
不咨嗟以爲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
言輒嘆息絕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
澄及王元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氏三子不
如衛家一兒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
冰清女壻王潤辟命屢至皆不就久之爲太傅西閤祭
酒拜太子洗馬璩爲散騎侍郎內侍懷帝玠以天下大
亂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寶去也玠啓諭深至

爲門戶大計母涕泣從之臨別玠謂兄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謂致身之日兄其勉之乃扶輿母轉至江夏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唯賢是與不問貧賤况衛氏權貴門戶令望之人乎於是以前妻焉遂進至豫章是時大將軍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

復絕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
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以王敦豪爽而好居物上恐
非國之忠臣求向建業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
玠勞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
殺葬於南昌謝鯤哭之慟人問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
荅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咸和中改塋於江寧丞相王
導教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
脩薄祭以敦舊好後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

又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悞又云杜乂膚清叔寶神清其爲有識者所重如此于時中興名士唯王承及玠爲當時第一云恒族弟展字道舒歷尚書郎南陽太守永嘉中爲江州刺史累遷晉王大詔有考子證父或鞭父母問子所在展以爲恐傷政教並奏除之中興建爲廷尉上疏宜復肉刑不見省卒贈光祿大夫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漁陽守華少孤貧

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詞藻溫麗朗贍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悉造次必以禮度勇於赴義篤於周急器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初未知名因著鷦鷯賦以自寄其詞曰何造化之多端播羣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亦攝生而受氣育翺翺之陋體無元黃以自貴毛無施於器用肉不登乎俎味鷹鷂過猶俄翼尚何懼於罾罟翳蒼蒙籠是焉游集飛不飄揚翔不翕習其居易容其求易

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栖無所滯游無所盤
匪陋荆棘匪榮蒨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
物無患伊茲禽之無知而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賈害
不飾表以招累靜守性而不矜動因循而簡易任自然
以爲資無誘慕於世僞鵬鵠介其背距鵠鷺軼於雲際
鷗鷄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歸鴈又矯翼
而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蘆以避繳
終爲戮於此世蒼鷹鷂而受紕鸚鵡慧而入籠屈猛志

以服養塊幽繫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以爲庸
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
昔之從容海鳥爰居避風而至條枝巨爵踰嶺自致提
挈萬里飄飄逼畏夫唯體大妨物而形瓌足偉也陰陽
陶爇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鷦冥巢於蚊睫大
鵬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壤而遐
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陳留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
才也由是聲名始著郡守鮮于嗣薦華爲太常博士盧

欽言之於文帝轉河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頃之遷
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遂即真晉受禪拜
黃門侍郎封關內侯華彊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
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
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
產數歲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遭母憂哀毀過禮中
詔勉勵逼令攝事初帝與羊祜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爲
不可唯華贊成其策其後祜疾篤帝遣華詣祜問以伐

吳之策語在祐傳及將大舉以華爲度支尚書乃量計
運漕決定廟算衆軍既進而未有剋獲賈充等奏誅華
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
爲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爲必剋及吳滅詔褒其勲進
封爲廣武縣侯增邑萬戶封一子爲亭侯千五百戶賜
絹萬匹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晉史及儀禮憲章並屬
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著有台輔
之望焉而荀勗自以大族恃帝恩深增疾之每伺閒隙

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託寄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閒言遂行乃出華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華撫納新舊夷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彊盛朝議將欲徵華入相又欲進號儀同初華毀徵士馮恢於帝統卽恢之弟也深有寵於帝統常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

曰臣竊謂鍾會之釁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統
免冠謝曰臣愚冗瞽言罪應萬死然臣微意猶有可申
帝曰何以言之統曰臣以爲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
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
求以退弱被進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抑
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與奪
使之然耳鍾會才見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嘉其謀猷
盛其名器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算無遺策

功在不賞輟張跋扈遂遣去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
節以大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而生
亂事無由而成矣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既已然微臣
之言宜思堅冰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喪帝曰當
今豈有如會者乎統曰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易曰臣
不密則失身帝乃屏左右曰卿極言之統曰陛下謀謨
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海內莫不聞知據方鎮戎馬之任
者皆在陛下聖慮耳帝默然頃之徵華爲太常以太廟

屋棟折免官遂終武帝之世以列侯朝見惠帝即位以
華爲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以德望爲楊駿所
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將廢皇太后會羣臣於朝堂
議者皆承望風旨以爲春秋絕文姜今太后自絕於宗
廟亦宜廢黜惟華議以爲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
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其
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
貶皇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

從遂廢太后爲庶人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
太保衛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白帝以
瑋矯詔擅害二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
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散
及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侍中中書監金章紫綬固辭開府賈謐與后共謀以華
庶族儒雅有籌畧進無逼上之嫌退爲衆望所依欲倚
以朝綱訪以政事疑而未決以問裴頠頠素重華深贊

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暗主虐后之朝而
海內晏然華之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
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久之論前後忠勲進封壯武
郡公華十餘讓中詔敦喻乃受數年代下邳王晃爲司
空領著作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爲太子所
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謐驕傲太子恨之形于
言色謐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
以寒悴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已是

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
卞曰東宮俊又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
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
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
衡之任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
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權戚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
乎及帝會羣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羣臣莫敢
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家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

正嫡常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曰淺願陛下詳之尚書
左僕射裴頠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
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素啓事十餘紙衆
人比視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因
表乞免爲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爲鎮西將軍撓
亂關中氐羌反叛乃以梁王彤代之或說華曰趙王貪
昧信用孫秀所在爲亂而秀變詐姦人之雄今可遣梁
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彤許諾

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彤曰氐羌自反非秀之爲故
得免死倫既還諂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
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讐言武
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
及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時華見劍穿
屋而飛莫知所向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爲栢識者
以爲不祥又華第舍及監省數有妖怪少子躡以中台
星圻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元遠唯脩德以應耳不

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
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王室爲霸者
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拒之雅怒曰刃將加頸而
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卧方夢見屋壞覺而患之
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顧俱被收華將死謂張
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任天下
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武乾之議臣諫事俱
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

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于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爲之延譽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文史溢于几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竒祕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時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鳥毛長三丈

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海鳧毛也出則天下大亂矣陸
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坐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
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
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
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雛華曰
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吳郡臨平江
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
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

吳之未滅也牛斗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以爲吳方彊
盛未可圖也唯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
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
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
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
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
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
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共尋之可乎煥許之

華大喜即補煥爲豐城令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
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
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
土以拭劍光芒艷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
炫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
送一張公其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
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
也華得劍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

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
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以拭劍
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
經延平津劍忽於腰下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
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返須臾
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
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
焉後倫秀伏誅齊王冏輔政摯虞致賤於冏稱華前答

武帝詔宜留先王事問以故表列華及裴頠等無辜見
誅宜蒙恩理事下羣官通議議者各有所執而多稱其
冤壯武國臣竺道又詣長沙王求復華爵位依違者久
之太安二年詔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
沒財物與印綬符策遣使弔祭之初陸機兄弟志氣高
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
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誅後作誄又爲詠德賦
以悼之華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行於世二子禕禕禕

字彥仲好學謙敬有父風歷位散騎常侍遷儒博曉天文散騎侍郎同時遇害諱子輿字公安襲華爵避難過江辟丞相掾太子舍人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也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爲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廁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卿云何以爲亭子令即召爲門下史百事疎簡不能周密令問卞能學不答曰願之即

使就學無幾卞兄爲太子長兵既死兵例須代功曹請以卞代兄役令曰祖秀才有言遂不聽卞後從令至洛得入太學試經爲臺四品吏訪問令寫黃紙一鹿車卞曰劉卞非爲人寫黃紙者也訪問知怒言於中正退爲尚書令史或謂卞曰君才簡畧堪大不堪小不如作守舍人卞從其言後爲吏部令史遷齊王攸司空主簿轉太常丞司徒左西曹掾尚書郎所歷皆稱職累遷散騎侍郎除并州刺史入爲左衛率知賈后廢太子之謀甚

憂之以計干張華而不用益以不平賈后親黨微服聽
察外間頗聞卞言乃遷卞爲輕車將軍雍州刺史卞知
言泄恐爲賈后所誅乃飲藥卒初卞之并州昔同時爲
涇昌小吏者十餘人祖餞之其一人卿卞卞遣扶出之
人以此少之

王沈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祖柔漢匈奴中郎將父機
魏東郡太守沈少孤養於從叔司空昶事昶如父奉繼
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爲掾累

遷中書黃門侍郎及爽誅以故吏免後起爲治書侍御史轉祕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沈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沈爲文籍先生秀爲儒林丈人及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沈及王業告之沈業馳白文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戶沈既不忠於主甚爲衆論所排尋遷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奮武將軍豫州刺史至鎮乃下教宣下屬

城士庶曰有能舉遺逸於林藪黜姦佞於州國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所患興利除害損益昭然者給穀五百斛若達一至之言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令剛柔得適者給穀千斛謂余不信有如皎日主簿陳廡褚碧曰奉省教命所班用示賞勸實爲感歎然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謂設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須後沈又教曰夫德薄

而位厚功輕而祿重貪夫之所徇高士之所不處也若
陳至言於刺史興益於本州達幽隱之賢去祝鮒之佞
立德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直言
至理忠也惠加一州仁也功成辭賞廉也兼斯而行仁
智之事何故懷其道而迷其國哉褚君復白曰昔魏絳
由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興齊之勲而加上卿
之禮功勲明著然後賞勸隨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
懸穀帛以求盡言也沈無以奪之遂從君議沈探尋善

政案賈逵已來法制禁令諸所施行擇善者而從之又
教曰後生不聞先王之教而望政道日興不可得也文
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俗化陵遲不可不革草俗之要實
在敦學昔原伯魯不悅學閔馬父知其必亡將吏子弟
優閑家門若不教之必致遊戲傷毀風俗矣於是九郡
之士咸悅道教移風易俗遷征虜將軍持節都督江北
諸軍事五等初建封博陵侯班在次國平蜀之役吳人
大出聲爲救蜀振蕩邊境沈鎮御有方寇聞而退轉鎮

南將軍武帝即王位拜御史大夫守尚書令加給事中
沈以才望顯名當世是以創業之事羊祜荀裒裴秀賈
充等皆與沈諮謀焉及帝受禪以佐命之勲轉驃騎將
軍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統城外諸軍事封博陵郡公
固讓不受乃進爵爲縣公邑千八百戶帝方欲委以萬
機太始二年薨帝素服舉哀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
錢三十萬布百匹葬田一頃謚曰元明年帝追思沈勲
詔贈司空公又詔沈前以翼贊之勲當受郡公之封而

固辭懇至嘉其讓德不奪其志可以郡公官屬送葬沈
素清儉不營產業其使所領兵作屋五十間子浚嗣後
沈夫人荀氏卒將合葬沈棺槨已毀更賜東園祕器咸
寧中復追封沈爲郡公浚字彭祖母趙氏婦良家女也
貧賤出入沈家遂生浚沈初不齒之年十五沈薨無子
親戚共立浚爲嗣拜駙馬都尉太康初與諸王侯俱就
國三年來朝除員外散騎侍郎元康初轉員外常侍遷
越騎校尉右軍將軍出補河內太守以郡公不得爲二

千石轉東中郎將鎮許昌及愍懷太子幽于許昌浚承
賈后旨與黃門孫憲共害太子遷寧北將軍青州刺史
尋徙寧朔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于時朝廷昏亂
盜賊蠭起浚爲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
塵又以一女妻蘇恕延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浚擁
衆挾兩端遏絕檄書使其境內士衆不得赴義成都王
穎欲討之而未暇也倫誅進號安北將軍及河間王顥
成都王穎興兵內向害長沙王乂而浚有不平之心穎

表請幽州刺史石堪爲右司馬以右司馬和演代堪密使演殺浚并其衆演與烏桓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內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鹵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單于由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其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久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與單于圍演演持白幡詣浚降遂斬之自領幽州大營器械召務勿塵率胡晉

合二萬人進軍討頴以主簿祁弘爲前鋒遇頴將石超於平棘擊敗之浚乘勝遂克鄴城士衆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掠婦女浚命敢有挾藏者斬於是沈於易水者八千人黔首荼毒自此始也浚還薊聲實益盛東海王越將迎大駕浚遣祁弘率烏丸騎爲先驅惠帝旋洛陽轉浚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以燕國增博陵之封懷帝卽位以浚爲司空領烏丸校尉務勿塵爲大單于浚又表封務勿塵遼西郡公其別

部大飄滑及其弟渴末別部大屠瓮等皆爲親晉王永嘉中石勒寇冀州浚遣鮮卑文鴛討勒勒走南陽明年勒復寇冀州刺史王斌爲勒所害浚又領冀州詔進浚爲大司馬加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使者未及發會洛京傾覆浚大樹威令專征伐遣督護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等率諸軍及務勿塵世子疾陸眷并弟文鴛從弟末桎攻石勒於襄國勒率衆來距昌逆擊敗之末桎逐北入其壘門爲勒所獲勒質末桎遣間使求和疾陸

眷遂以鎧馬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簾贖末桎結盟而退其後浚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乃以司空荀藩爲太尉光祿大夫荀組爲司隸大司農華薈爲太常中書令李絙爲河南尹又遣祁弘討勒及於廣宗時大霧弘引軍就道卒與勒遇爲勒所殺由是劉琨與浚爭冀州琨使宗人劉希還中山合衆代郡上谷廣寧三郡人皆歸于琨浚患之遂輟討勒之師而與琨相距浚遣燕相胡矩督護諸軍與疾陸眷并力攻破希驅畧三郡士女

出塞琨不復能爭浚還欲討勒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
召疾陸眷將與之俱攻襄國浚爲政苛暴將吏又貪殘
並廣占山澤引水灌田漬陷冢墓調發殷煩下不堪命
多叛入鮮卑從事韓咸切諫浚怒殺之疾陸眷自以前
後違命恐浚誅之勒亦遣使厚賂疾陸眷等由是不應
召浚怒以重幣誘單于猗盧子右賢王曰律孫令攻疾
陸眷反爲所破時劉琨大爲劉聰所逼諸避亂游士多
歸于浚浚日以彊盛乃設壇告類建立皇太子備置衆

官浚自領尚書令以棗嵩裴憲並爲尚書使其子居王
官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以妻舅崔恣爲東夷校尉又
使嵩監司冀并兗諸軍事行安北將軍以田徽爲兗州
李渾爲青州渾爲石勒所殺以薄盛代之浚以父字處
道爲當塗高應王者之識謀將僭號胡矩諫浚盛陳其
不可浚忿之出矩爲魏郡守前渤海太守劉亮從子北
海太守搏司空掾高柔並切諫浚怒誅之浚素不平長
史燕國王悌遂因他事殺之時童謠曰十囊五囊入棗

郎棗嵩浚之子壻浚聞責嵩而不能罪之也又謠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尸王彭祖有狐距府門翟雉入聽事時燕國霍原北州名賢浚以僭位事示之原不荅遂害之由是人士憤怨內外無親而矜豪曰甚不親爲政所任多苛剋加亢旱災蝗士卒衰弱浚之承制也參佐皆內叙唯司馬游統外出統怨密與石勒通謀勒乃詐降於浚許奉浚爲主時百姓內叛疾陸眷等侵逼浚喜勒之附已勒遂僞卑辭以事之獻遺珍寶使驛相繼

浚以勒爲誠不復設備勒乃遣使尅日上尊號於浚浚許之勒屯兵於易水督護孫緯疑其詐馳白浚而引兵逆勒浚不聽使勒直前衆議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請距之浚怒欲斬諸言者衆遂不敢復諫盛張設以待勒勒至城便縱兵大掠浚左右復請討之不許及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堂堂勒衆執以見勒勒遂與浚妻並坐立浚於前浚罵曰胡奴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數浚不忠於晉并責以百姓餒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振給遂

遣騎五百先送浚于襄國收浚麾下精兵萬人盡殺之
停二日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斬浚
而浚竟不爲之屈大罵而死無子太元二年詔興滅繼
絕封沈從孫道素爲博陵公卒子崇之嗣義熙十一年
改封東莞郡公宋受禪國除

荀顗字景倩潁川人魏太尉或之第六子也幼爲姊壻
陳羣所賞性至孝總角知名博學洽聞理思周密魏時
以父勲除中郎宣帝輔政見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

擢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爲魏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
爵關內侯難鍾會易無互體又與扶風王駿論仁孝孰
先見稱於世時曹爽專權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嘏營
救得免及高貴鄉公立顗言於景帝曰今上踐阼權道
非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毋邱儉文欽果不
服舉兵反顗預討儉等有功賜爵萬歲亭侯邑四百戶
文帝輔政遷尚書帝征諸葛誕留顗鎮守顗甥陳泰卒
顗代泰爲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後就職顗承泰之後加

之淑慎綜核名實風俗澄正咸熙中遷司空進爵鄉侯
顓年踰耳順孝養烝烝以母憂去職哀毀幾滅性海內
稱之文帝奏宜依漢太傅胡廣喪母故事給司空吉凶
導從及蜀平興復五等命顓定禮儀顓上請羊祜任愷
庾峻應貞孔顓共刪改舊文撰定晉禮咸熙初封臨淮
侯武帝踐阼進爵爲公食邑一千八百戶又詔以顓爲
司徒尋加侍中遷太尉都督城外牙門諸軍事置司馬
親兵百人頃之又詔顓以公行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

故時以正德大序雅頌未合命顓定樂事未終以泰始
十年薨帝爲舉哀皇太子臨喪二宮賻贈禮秩有加詔
賜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諡曰康又詔曰太尉不
恤私門居無館宇素絲之志沒而彌顯其賜家錢二百
萬使立宅舍咸寧初詔論次功臣將配享宗廟所司奏
顓等十二人銘功太常配享清廟顓明三禮知朝廷大
義而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荀勗何曾賈充之間
初皇太子將納妃顓上言賈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參選

以此獲譏於世顗無子以從孫徽嗣中興初以顗兄元孫序爲顗後封臨淮公序卒又絕孝武帝又封序子恒繼顗後恒卒子龍符嗣宋受禪國除

荀勗字公會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祖蜚射聲校尉父盱早亡勗依于舅氏岐嶷夙成年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遂博學達於從政仕魏辟大將軍曹爽掾遷中書通事郎爽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勗獨臨赴衆乃從之爲安陽令轉

驃騎從事中郎勗有遺愛安陽生爲立祠遷廷尉正參
文帝大將軍事賜爵關內侯轉從事中郎領記室高貴
鄉公欲爲變時大將軍掾孫佑守閭闔門帝弟安陽侯
幹聞難欲入佑謂幹曰未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及幹至
帝遲之幹以狀白帝欲族誅佑勗諫曰孫佑不納安陽
誠宜深責然事有逆順用刑不可以喜怒爲輕重今成
倖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乃免佑爲庶人時
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勗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

天下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
于四海以德服遠也帝稱善及鍾會謀反審問未至而
外人先告之帝待會素厚未之信也勗曰會雖受恩然
其性未可許以見得思義不可不速爲之備帝即出鎮
長安主簿郭奕參軍王深以勗是會從甥少長舅氏勸
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勗陪乘待之如初先是勗啓伐
蜀宜以衛瓘爲監軍及蜀中亂賴瓘以濟會平還洛與
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

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帝即晉王位以勗爲侍中封安陽子邑千戶武帝受禪改封濟北郡公勗以羊祜讓乃固辭爲侯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充將鎮關右也勗謂馮統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爲妃則不留而自停矣勗與統同伺帝閒並稱充女才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甚爲正直者

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久之進位光祿大夫既掌樂事
又修律呂並行於世初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
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
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
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
舉世服其明識俄領祕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
錄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爲法咸
寧初與石苞等並爲佐命功臣列於銘享及王濬表請

伐吳勗與賈充固諫不可帝不從而吳果滅以專典詔命論功封子一人爲亭侯邑一千戶賜絹千匹又封孫顯爲潁陽亭侯及得汲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祕書時議遣王公之國帝以問勗勗對曰諸王公已爲都督而使之國則廢方任又分割郡國人心戀本必用嗷嗷國皆置軍官兵還當給國而關邊守帝重使勗思之勗又陳言如詔準古方伯選才使君國各隨方面爲都督誠如明旨至於割正封疆使親疎

不同誠爲佳矣然分裂舊土猶懼多所搖動必使人心
忿擾思惟竊宜如前若於事不得不時有所轉封而不
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節度其五等體國經
野實不成制度然但虛名其於實事畧與舊郡縣鄉亭
無異若造次改奪恐不能不以爲恨今方了其大者以
爲五等可湏後裁度凡事雖有久而益善者若臨時或
有不解亦不可忽帝以勗言爲允多從其意時又議省
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勗議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

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時善其議太康中詔以勗爲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辟召守中書監侍中侯如故時太尉賈充司徒李允並薨太子太傅又缺勗表陳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楊珧參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爲司徒若以瓘新爲令未出者濤即其人帝並從之明年秋諸州郡大水兗土尤甚勗陳宜立都水使者其後門下啓通事令史伊美趙咸爲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勗勗曰今天下幸

賴陛下聖德六合爲一望道化隆洽垂之將來而門下
上稱程咸張惲下稱此等欲以文法爲政皆愚臣所未
達昔張釋之諫漢文謂虎圈嗇夫不宜見用邴吉佳車
明調和陰陽之本此二人豈不知小吏之惠誠惜大化
也昔魏武帝使中軍司荀攸典刑獄明帝時猶以付內
常侍以臣所聞明帝時唯有通事劉泰等官不過與殿
中同號耳又頃言論者皆云省官省事而求益吏者相
尋矣多云尚書郎大令史不親文書乃委付書令史及

幹誠吏多則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職適恐更耗擾臺閣
臣竊謂不可時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勗及和
嶠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
天下貴嶠而賤勗帝將廢賈妃勗與馮統等諫請故得
不廢時議以勗之傾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然性愼密
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已豫
聞也族弟良曾勸勗曰公大失物情有所進益者自可
語之則懷恩多矣其壻武統亦說勗宜有所營置令有

歸戴者勗並默然不應退而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
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宦達人間宜識吾
此意久之以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
之甚罔罔悵恨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
我邪及在尚書課試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闇於文法
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
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
之美亦望於君也居職月餘以母憂上還印綬帝不許

遣常侍周恢喻旨勗乃奉詔視職勗久管機密有才思
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顏忤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祿太康
十年卒詔贈司徒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錢五十萬布
百匹遣兼御史持節護喪諡曰成勗有十子其達者輯
藩組輯嗣官至衛尉卒諡曰簡子峻嗣卒諡曰烈無嫡
子以弟息識爲嗣輯子綽字彥舒博學有才能撰晉後
書十五篇傳於世永嘉末爲司空從事中郎沒於石勒
爲勒參軍藩字大堅元康中爲黃門侍郎受詔成父所

治鐘磬以從駕討齊王罔勲封西華縣公累遷尚書令
永嘉末轉司空未拜而洛陽陷沒藩出奔密王浚承制
奉藩爲留臺太尉及愍帝爲太子委藩督攝遠近建興
元年薨於開封年六十九因葬亡所諡曰成追贈太保
藩二子邃閬邃字道元解音樂善談論弱冠辟趙王倫
相國掾遷太子洗馬長沙王乂以爲參軍乂敗成都王
爲皇太弟精選僚屬以邃爲中舍人鄴城不守隨藩在
密元帝召爲丞相從事中郎以道險不就愍帝就加左

將軍陳留相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愍帝欲納邃女先徵
爲散騎常侍邃懼西都危逼故不應命而東渡江元帝
以爲軍諮祭酒太興初拜侍中邃與刀協婚親時協執
權欲以邃爲吏部尚書邃深距之尋而王敦討協協黨
並及於難唯邃以疎協獲免敦表爲廷尉以疾不拜遷
太常轉尚書蘇峻作亂邃與王導荀崧並侍天子於石
頭峻平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靖子汪嗣閭字道
明亦有名稱京都爲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大司馬

齊王冏辟爲掾冏敗暴尸已一日莫敢收葬闔與冏故吏李述稽含等露布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爲太傅主簿中書郎與邃俱渡江拜丞相軍諮祭酒中興建遷右軍將軍轉少府明帝嘗從容問王廙曰二荀兄弟孰賢廙答以闔才名過邃帝以語庾亮亮曰邃真粹之地亦闔所不及由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歷御史中丞侍中尚書封射陽公太寧二年卒追贈衛尉諡曰定子達嗣組字太章弱冠太尉王衍見而稱之曰夷雅有

才識初爲司徒左西屬補太子舍人司徒王渾請爲從事中郎轉左長史歷太子中庶子滎陽太守趙王倫爲相國欲收大名選海內德望之士以江夏李重及組爲左右長史東平王堪沛國劉謨爲左右司馬倫篡以組爲侍中及長沙王乂敗惠帝遣組及散騎常侍閭邱仲詣成都王穎慰勞其軍帝西幸長安以組爲河南尹遷尚書轉衛尉賜爵成都縣男加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轉司隸校尉加特進光祿大夫常侍如故于時天下已

亂組兄弟貴盛懼不容於世雖居大官並諷議而已永嘉末復以組爲侍中領太子太保未拜會劉曜王彌逼洛陽組與藩俱出奔懷帝蒙塵司徒王浚以組爲司隸校尉組與藩移檄天下以琅邪王爲盟主愍帝稱皇太子組卽太子之舅又領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事與藩共保滎陽之開封建興初詔藩行留臺事俄而藩薨帝更以組爲司空領尚書左僕射又兼司隸復行留臺事州征郡守皆承制行焉進爵臨潁縣公加夫人世子印

綬明年進位太尉領豫州牧假節元帝承制以組爲都督司州諸軍加散騎常侍餘如故頃之又除尚書令表讓不拜及西都不守組乃遣使移檄天下共勸進帝欲以組爲司徒以問太常賀循循曰組舊望清重忠勤顯著遷訓五品實允衆望於是拜組爲司徒組逼於石勒不能自立太興初自許昌帥其屬數百人渡江給千兵百騎組先所領仍皆統攝頃之詔組與太保西陽王羨並錄尚書事各加班劍六十人永昌初遷太尉領太子

太保未拜薨年六十五諡曰元子弈嗣弈字元欣少拜
太子舍人駙馬都尉侍講東宮出爲鎮東將軍行揚武
將軍新汲令愍帝爲太子召爲中舍人尋拜散騎侍郎
皆不就隨父渡江元帝踐位拜中庶子遷給事黃門郎
父憂去職服闋補散騎常侍侍中時將繕宮城尚書符
下陳留王使出城夫弈駁曰昔虞賓在位書稱其美詩
詠有客載在雅頌今陳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子
之右故答表曰書賜物曰與此古今之所崇體國之高

義也。謂宜除夫役。時尚書張闥僕射孔愉難。奔以爲昔
宋不城。周春秋所譏。特蠲非體。宜應減夫。奔重駁以爲。
春秋之末。文武之道將墜于地。新有子朝之亂。于時諸
侯逋替。莫肯率職。宋之於周。實有列國之權。且同已勤
王而主之者。晉客而辭役。責之可也。今之陳留。無列國
之勢。此之作否。何益有無。臣以爲宜除於國職。爲全詔
從之時。又通議元會日。帝應敬司徒王導。不博士郭熙
杜援等以爲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侍中馮懷。議曰。

天子脩禮莫盛於辟雍當爾之日猶拜三老況今先帝
師傳謂宜盡敬事下門下弈議曰三朝之首宜明君臣
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又至尊與公書
手詔則曰頓首言中書爲詔則云敬問散騎優冊則曰
制命今詔文尚異況大會之與小會理豈得同詔從之
咸和七年卒追贈太僕諡曰定

馮紆字少胄安平人也祖浮魏司隸校尉父員汲郡太
守紆少博涉經史識悟機辯歷仕爲魏郡太守轉步兵

校尉徙越騎得幸於武帝稍遷左衛將軍承顏悅色寵愛日隆荀勗賈充並與之親善充女之爲皇太子妃也統有力焉及妃之將廢統勗乾沒救請故得不廢伐吳之役統領汝南太守以郡兵隨王濬入秣陵遷御史中丞轉侍中帝病篤得愈統與勗見朝野之望屬在齊王攸攸素薄勗勗以太子愚劣恐攸得立有害於已乃使統言於帝曰陛下前者疾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爲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

安社稷帝納之及攸薨朝野悲恨初帝友于之情甚篤
既納勗統邪說遂爲身後之慮以固儲位既聞攸隕哀
慟特深統侍立因言曰齊王攸名過於實今得自終此
乃大晉之福陛下何乃過哀帝收淚而止初謀伐吳統
與賈充荀勗同共苦諫不可吳平統內懷慙懼疾張華
如讐及張華外鎮威德大著朝論當徵爲尚書令統從
容侍帝論晉魏故事因諷帝言華不可授以重任帝默
然而止事具華傳太康七年統疾詔以統爲散騎常侍

賜錢二十萬牀帳一具尋卒二子播熊播大長秋熊字文羅中書郎統兄恢自有傳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陽里亭侯逵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爲名字焉充少孤居喪以孝聞襲父爵爲侯拜尚書郎典定科令兼度支考課辯章節度事皆施用累遷黃門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參太將軍軍事從景帝討母邱儉文欽於樂嘉帝疾篤還許昌留充監諸軍事以勞增邑三百五十

戶後爲文帝大將軍司馬轉左長史帝新執朝權恐方
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吳陰察其變充既論
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
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
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及還白帝曰誕再在楊
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其規畧爲反必矣今徵之
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帝乃徵誕爲司空而誕
果叛復從征誕充進計曰楚兵輕而銳若深溝高壘以

逼賊城可不戰而尅也帝從之城陷帝登壘以勞充帝
先歸洛陽使充統後事進爵宣陽鄉侯增邑千戶遷廷
尉充雅長法理有平反之稱轉中護軍魏高貴鄉公之
攻相府也充率衆拒戰於南關軍將敗騎督成倅弟太
子舍人濟謂充曰今日之事何如充曰公等養汝正擬
今日何復疑濟於是抽戈犯蹕及常道鄉公即位進封
安陽鄉侯增邑千二百戶統城外諸軍加散騎常侍鍾
會謀反於蜀帝假充節以本官都督關中隴右諸軍事

西據漢中未至而會死時軍國多事朝廷機密皆與籌
之帝甚信重充與裴秀王沈羊祜荀勗同受心腹之任
帝又命充定法律假金章賜甲第一區五等初建封臨
沂侯爲晉元勲深見寵異祿賜常優於羣官充有刀筆
才能觀察上旨初文帝以景帝恢贊王業方傳位於舜
陽侯攸充稱武帝寬仁且又居長有人君之德宜奉社
稷及文帝寢疾武帝請問後事文帝曰知汝者賈公問
也帝襲王位拜充晉國衛將軍儀同三司給事中封臨

潁侯及受禪充以建明大命轉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更封魯郡公母柳氏爲魯國太夫人充與太傅鄭冲司空荀顗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雄齊相郭頤騎都尉成公綏荀輝尚書郎柳軌等共定新律既成詔自太傅車騎以下皆加祿賞其詳依典故於是賜充子弟一人關内侯絹五百匹固讓不許後代裴秀爲尚書令常侍車騎將軍如故尋改常侍爲侍

中賜絹七百匹以母憂去職詔遣黃門侍郎慰問又以
東南有事遣典軍將軍楊囂宣諭使六旬還內充爲政
務農節用并官省職帝善之又以文武異容求罷所領
兵及羊祜等出鎮充復上表欲立勲邊境帝並不許從
容任職褻貶在已頗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終始經緯
之是以士多歸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
背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志待之而充無公方之
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

純等剛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充女爲齊王妃懼後益
盛時氏羌反叛帝深以爲慮愷因進說請充鎮關中乃
下詔以充爲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
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駟馬朝之賢良欲進忠
規獻替者皆幸充此舉望隆惟新之化充既外出自以
爲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寮餞于夕陽亭
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
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

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勗請言之俄而侍宴
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
皇后及荀顗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會京師大雪平地二
尺軍不得發既而儲宮當婚遂不西行詔充居本職先
是羊祜密啓留充及是帝以語充充謝祜曰始知君長
者時吳將孫秀降拜爲驃騎大將軍帝以充舊臣欲改
班使車騎居驃騎之右充固讓見聽尋遷司空侍中尚
書令領兵如故會帝寢疾充及齊王攸荀勗參醫藥及

疾愈賜絹各五百匹初帝疾篤朝廷屬意於攸河南尹
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女壻親疎等矣立人當立德充不
答及是帝聞之徙和光祿勳乃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
尋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咸寧三年日蝕於三
朝充請遜位不許更以沛國之公邱益其封寵幸愈甚
朝廷咸側目焉河南尹王恂上言弘訓太后入廟合食
於景皇帝齊王攸不得行其子禮充議以爲禮諸侯不
得祖天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皆謂奉統承祀非謂不得

復其父祖也攸身宜服三年喪事自如臣制有司奏若
如充議服子服行臣制未有前比宜如恂表攸喪服從
諸侯之例帝從充議伐吳之役詔充爲使持節假黃鉞
大都督總統六師給羽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
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
司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充慮大功不捷表陳
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與
軍致討懼非其時又臣老邁非所克堪詔曰君不行吾

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爲諸軍節度以冠軍將軍楊濟爲副南屯襄陽吳江陵諸守皆降充乃徙屯項王濬之尅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以爲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華豫平吳之策故充以爲言中書監荀勗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有奏馳表固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輾轅而孫皓已降吳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犒勞賜充帛八千匹增邑八千戶分封從孫暢新

城亭侯蓋安陽亭侯弟陽里亭侯混從孫關內侯衆增
戶邑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及師出而吳平大
慙懼議欲請罪帝聞充當詣闕豫幸東堂以待之罷節
鉞僚佐仍假鼓吹麾幢充與羣臣上告成之禮請有司
具其事帝謙讓不許及疾篤上印綬遜位帝遣侍臣諭
旨問疾殿中太醫致湯藥賜牀帳錢帛自皇太子宗室
躬省起居太康三年四月薨時年六十六帝爲之慟使
使持節太常表策追贈太宰加袞冕之服綠綬綬御劔

金史卷一百一十一
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護喪事假節鉞
前後部羽葆鼓吹緹麾大路輜輶車帳下司馬大車椎
斧文衣虎賁輕車介士葬禮依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
給塋田一頃與石苞等爲王功配享廟庭謚曰武追贈
充子黎民爲魯殤公充婦廣成君郭槐性妬忌初黎民
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閤黎民見充喜笑充就而拊之槐
望見謂充私乳母即鞭殺之黎民戀念發病而死後又
有生男過晷復爲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頭郭疑乳母

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無允嗣及薨槐以外孫韓謚爲黎民子奉充後郎中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爲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土良史書過豈不痛心槐不從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寢不報槐遂表陳是充遺意帝乃詔曰太宰魯公充崇德立勲勤勞佐命背世殂隕每用悼心又允子早終世嗣未立古者列國無嗣取始封支度子以紹其後而近代更除其國至於周之公旦漢之蕭何或豫

建元子或封爵元妃蓋尊顯勲庸不同常制太宰素取
外孫韓謚爲世子黎民後吾退而斷之外孫骨肉至近
推恩計情合於人心其以謚爲魯公世孫以嗣其國自
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以已自出不如
太宰皆不得以爲比及下禮官議充謚博士秦秀議謚
曰荒帝不納博士段暢希旨建議謚曰武帝乃從之自
充薨至葬賻賜二十萬惠帝即位賈后擅權加充廟備
六佾之舞母郭氏爲宜城君及郭氏亡謚曰宣特加殊

禮時人譏之而莫敢言者初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
生二女寢裕褻一名荃裕一名濬父豐誅李氏坐流徙
後娶城陽太守郭配女即廣成君也武帝踐阼李以大
赦得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勅充迎李氏郭
槐怒攘袂數充曰刊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
那得與我並充乃答詔託以謙冲不敢當兩夫人盛禮
實畏槐也而荃爲齊王攸妃欲令充遣郭而還其母時
沛國劉含母及帝舅羽林監王虔前妻皆母邱儉孫女

此例既多質之禮官俱不能決雖不遣後妻多異居私通充自以宰相爲海內準則乃爲李氏築別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荃濬每號泣請充充竟不往會充當鎮關右公卿供帳祖道荃濬懼充遂去乃排幔出於坐中叩頭流血向充及羣寮陳母應還之意衆以荃王妃皆驚起而散充甚愧愕使黃門將官人扶去既而郭槐女爲太子妃帝乃下詔斷如李比皆不得還後荃憤恚而薨初槐欲自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女

爲妃槐乃盛威儀而去既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脚屈
因遂再拜自是充每出行槐輒使人尋之恐其過李也
初充母柳見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
忠數追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及將亡充問所欲言
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遂無言及充
薨後李氏二女乃欲令其母附葬賈后弗之許也及后
廢李氏得合葬李氏作女訓行於世謚字長深母賈午
充少女也父韓壽字德真南陽人魏司徒暨曾孫美姿

貌善容止賈充辟爲司空掾充每宴賓僚其女輒於青
璅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識此人不有一婢說
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
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艷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
便令爲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脩音好厚相贈結呼
壽向夕入壽勁捷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
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着人則經月不
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農陳騫其女密盜以遺

壽充僚屬與壽晏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閤嚴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陽驚託言有盜因使循墻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乃考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祕之遂以女妻壽壽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元康初卒贈驃騎將軍謚好學有才思既爲充嗣繼佐命之後又賈后專恣謚權過人主至乃鎖繫黃門侍郎其爲威福如此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宮室崇僭器服珍麗歌僮舞女

選極一時開閣延賓海內輻湊貴游豪戚及浮競之徒
莫不盡禮事之或著文章稱美謚以方賈誼渤海石崇
歐陽建榮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
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
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瓌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索秀潁
川陳畛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劉琨
皆傳會於謚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豫焉歷位散騎
常侍後軍將軍廣成君薨去職喪未終起爲祕書監掌

國史先是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勗謂宜以魏
正始建年著作郎王讚欲引嘉平已下朝臣盡入晉史
于時依違未有所決惠帝立更使議之謚上議請從泰
始爲斷於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
王衍侍中樂廣黃門侍郎嵇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謚
議騎都尉濟北侯荀爽侍中荀藩黃門侍郎華混以爲
宜用正始開元博士荀熙刁協謂宜嘉平起年謚重執
奏戎華之議事遂施行尋轉侍中領祕書監如故謚時

從帝幸宣武觀校獵諷尚書於會中召謚受拜誠左右
勿使人知於是衆疑其有異志矣謚既親貴數入二宮
共愍懷太子游處無屈降心常與太子奕碁爭道成都
王穎在坐正色曰太子國之儲君賈謚何得無禮謚懼
言之於后遂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及爲常侍侍講東
宮太子意有不悅謚患之而其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
朝服飛上數百丈墜于中丞臺又蛇出其被中夜暴雷
震其室柱陷入地壁毀牀帳謚益恐及遷侍中專掌禁

內遂與后成謀誣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謚於
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韓
壽少弟蔚有器望及壽兄輩令保弟散騎侍郎預吳王
友鑒謚母賈午皆伏誅初充伐吳時嘗屯項城軍中嘗
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
充引入一逕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夢中之逕
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
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

又亂吾孫閔使任愷黜爾而不去又使庾純罵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閹豎皆此類也若不悛愼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勲耳終當使孫嗣死於鐘虞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及是謚死於鐘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木

杖終皆如所言趙王倫之敗朝廷追述充勲議立其後
欲以充從孫散騎侍郎衆爲嗣衆陽狂自免以子禿後
充封魯公又病死永興中立充從曾孫湛爲魯公奉充
後遭亂死國除泰始中人爲充等謠曰賈裴王亂紀綱
王裴賈濟天下言亡魏而成晉也充弟混字宮奇篤厚
自守無殊才能太康中爲宗正卿歷領軍將軍領城門
校尉加侍中封永平侯卒贈中軍大將軍儀同三司充
從子彝遵並有鑒裁俱爲黃門郎遵弟模最知名模字

思範少有志尚頗覽載籍而深沈有智算確然難奪深爲充所信愛每事籌之焉充年衰疾劇常憂已謚傳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起家爲邵陵令遂歷仕二宮尚書吏部郎以公事免起爲車騎司馬豫誅楊駿封平陽鄉侯邑千戶及楚王瑋矯制害汝南王亮太保衛瓘詔使模將中騶三百人救之是時賈后既豫朝政欲信親黨拜模散騎常侍二日擢爲侍中模乃盡心匡弼推張華裴頠同心輔政數年之中朝野寧靜模之力也乃

加授光祿大夫然模潛執權勢外形欲遠之每有啓奏
賈后事八輒取急或託疾以避之至於素有嫌忿多所
中陷朝廷甚憚之加貪冒聚斂富擬王公但賈后性甚
彊暴模每盡言爲陳禍福后不能從反謂模毀已於是
委任之情日衰而讒間之徒遂進模不得志憂憤成疾
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成子遊字彥將
嗣歷官太子侍講員外散騎侍郎郭彰字叔武太原人
賈后從舅也與賈充素相親遇充妻侍彰若同生歷散

騎常侍尚書衛將軍封冠軍縣侯及賈后專朝彰豫參
權勢物情歸附賓客盈門世人稱爲賈郭謂謚及彰也
卒謚曰烈

楊駿字文長弘農華陰人也少以王官爲高陸令驍騎
鎮軍二府司馬後以后父起居重位自鎮軍將軍遷車
騎將軍封臨晉侯識者議之曰夫封建所以藩屏王室
也后妃所以供粢盛弘內教也后父始封而以臨晉爲
侯兆於亂矣尚書褚_音畧郭奕並表駿小器不可任以

社稷之重武帝不從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留心萬機惟耽酒色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珽濟勢傾天下時人有三楊之號及帝疾篤未有顧命佐命功臣皆已沒矣朝臣惶惑計無所從而駿盡斥羣公親侍左右因輒改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小閒見所用者非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寵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匿藏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

篤后乃奏帝以駿輔政帝乃領之便召中書監華廩令何劭口宣帝旨使作遺詔曰昔伊望作佐勲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車騎將軍行太子太保領前將軍楊駿經德履誥鑒識明遠毗翼二宮忠肅茂著宜正位上台擬跡阿衡其以駿爲太尉太子太傅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領前將軍如故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衛其差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

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持兵仗出入詔成后對廩劭以
呈帝帝親視而無言自是二日而崩駿遂當寄託之重
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虎賁百
人自衛不恭之跡自此而始惠帝即位進駿爲太傅大
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慮左右間已乃以其甥
段廣張劭爲近侍之職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
後乃出駿知賈后情性難制甚畏憚之又多樹親黨皆
領禁兵於是公室怨望天下憤然矣駿弟珧濟並有雋

才數相諫止駿不能用因廢於家駿闇於古義動違舊典武帝崩未踰年而改元議者咸以爲違春秋踰年書即位之義朝廷惜於前失令史官沒之故明年正月復改年焉駿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輯和遠近乃依魏明帝即位故事遂大開封賞欲以悅衆爲政嚴碎愎諫自用不允衆心馮翊太守孫楚素與駿厚說之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重握天權輔弱主當仰思古人至公至誠謙順之道於周則周召爲宰在漢則朱虛東牟未有庶

姓專朝而克終慶祚者也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
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
能從弘訓少府蒯欽駿之姑子少而相昵直亮不回屢
以正言犯駿珣濟爲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
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疎我我得疎外可以不與俱死
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殿中中郎孟觀李肇素不爲
駿所禮陰構駿將圖社稷賈后欲預政事而憚駿未得
逞其所欲又不肯以婦道事皇太后黃門董猛始自帝

之爲太子卽爲寺人監在東宮給事於賈后后密通消息於猛謀廢太后猛乃與肇觀潛相結託賈后又令肇報汝南王亮使連兵討駿亮曰駿之凶暴死亡無日不足憂也肇報楚王瑋瑋然之於是求入朝駿素憚瑋先欲召入防其爲變因遂聽之及瑋至觀肇乃啓帝夜作詔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東安公繇率殿中兵四百人隨其後以討駿段廣跪而言於帝曰楊駿受恩先帝竭心輔政且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

之帝不答時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召衆
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
是閹豎爲賈后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示威索造
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公自擁翼皇太子
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素怯悞
不決乃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燒之侍中傅祗夜白
駿請與武茂俱入雲龍門觀察事變祗因謂羣寮宮中
不宜空便起揖於是皆走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

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于馬廐以戟殺之觀等受賈后密旨誅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又令李肇焚駿家私書賈后不欲令武帝顧命手詔聞于四海也駿既誅莫敢收者惟太傅舍人巴西閭纂殯歛之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月託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永熙中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及駿居內府以戟爲衛焉永寧初詔曰

舅氏失道宗族隕墜渭陽之思孔懷感傷其以務亭侯
楊超爲奉朝請騎都尉以慰藁葬之思焉珖字文珩歷
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得幸於武帝時望在駿前
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懇至終不獲
許初聘后珖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嘗以全而受
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
從之右軍督趙休上書陳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
三公並在大位而天變屢見臣竊爲陛下憂之由此珖

益懼固求遜位聽之賜錢百萬絹五千匹珽初以退讓稱晚乃合朋黨搆出齊王攸中護軍羊琇北軍中候成粲謀欲因見珽而手刃之珽知而辭疾不出諷有司奏琇轉爲太僕自是舉朝莫敢枝梧而素論盡矣珽臨刑稱冤云事在石函可問張華當時皆謂宜爲申理合依鍾毓事例而賈氏待諸楊如讐讐促行刑者遂斬之時人莫不嗟歎焉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嘗從武帝校獵北芒山下與侍中王濟著

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帝命王濟射之
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叫稱
快帝重兵官多授貴戚清望濟以武藝號爲稱職與兄
珣深慮盛滿乃與諸甥李斌等共切諫駿斥出王佑爲
河東太守建立皇儲皆濟謀也初駿忌大司馬汝南王
亮催使之藩濟與斌數諫止之駿遂踈濟濟謂傅咸曰
若家兄徵汝南王亮入爲大司馬退身避之門戶乃得
免耳不爾行當赤族咸曰但徵還共崇至公便立太平

無爲避也夫人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今宗室疎因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爲援所謂唇齒相依計之善者濟益懼而問石崇曰人心云何崇曰賢兄執政疎外宗室宜與四海共之濟曰見兄可及此崇見駿及馮駿不納後與諸兄俱見害難發之夕東宮召濟濟謂裴楷曰吾將何之楷曰子爲保傳當至東宮濟好施以典兵馬所從四百餘人皆秦中壯士射則命中皆欲救濟濟已入宮莫不歎恨



通志卷一百二十一